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约翰·克利斯朵夫

Yue Han Ke Li Si Duo Fu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约翰·克利斯朵夫

原著：[法] 罗曼·罗兰

改写：叶曦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叶曦改写.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3 (2008.6 第4版)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0912699)

ISBN 978-7-5322-2671-9

I. 约… II. ①罗…②叶…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改写本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815 号

约翰·克利斯朵夫——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画: 陈 彧 效果制作: 谢 晶

改写: 叶 曦 责任编辑: 赵琼艳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 6.75 彩插: 12P

2010 年 1 月第 4 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5322-2671-9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出生在法国一个小职员的家庭,父亲是公证人。受家庭影响,他不仅思想追求自由,而且对音乐艺术十分热爱。他曾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并从事文学创作

他早期创作的“革命戏剧”《群狼》、《丹东》、《七月十四日》等,都是从正面反映法国大革命的。

20世纪初,他开始写“伟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等都是闻名于世的传记作品。它们反映了这些文艺家和思想家敢于正视黑暗现实,鞭挞腐朽社会的精神,宣传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主义。

罗曼·罗兰的世界声誉来自他的代表作——史诗般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从1904年开始创作,用了8年时间,于1912年完成了这部巨著,共10卷,100多万字。

小说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出生在德国的一个贫穷的音乐家庭,6岁就在乐坛上崭露头角,11岁担任宫廷乐师,并成为引人注目的青年音乐家。青少年时代,他在困苦和艰难中成长,受到了许多磨难。

他正直善良、愤世嫉俗、勇于反抗。这使他的音乐生涯充满了坎坷和不幸。世俗的偏见、权势的压迫、舆论的抨击，使他成为一个孤独的反叛者。在异国他乡，他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以勇敢和乐观的态度面对逆境和挫折。他的真诚和热情赢得了友谊，同时靠着个人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伟大的音乐大师。

小说塑造了一个在苦难中孤独奋斗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广阔的社会背景，塑造了各个阶层、各种类型的人物，反映了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

1915年，罗曼·罗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宝库在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爱下已走过了三个年头，为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也为了使本书更为完善，特进行重新修订，力争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得到更多人士的喜爱！

编 者
2005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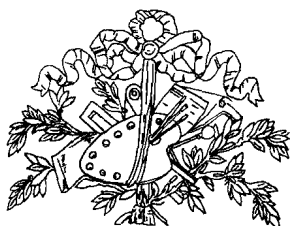
目 录

—————

- 1 莱茵河畔的钟声..... (1)
- 2 童年..... (8)
- 3 祖父的礼物 (14)
- 4 音乐神童 (19)
- 5 祖父之死..... (27)
- 6 奥多..... (34)
- 7 弥娜..... (40)

8	父亲之死.....	(48)
9	萨皮纳	(52)
10	舅舅	(57)
11	反 抗	(62)
12	法国姑娘	(69)
13	孤独	(76)
14	逃脱	(86)
15	巴黎	(97)
16	高兰德	(109)
17	葛拉齐亚	(117)
18	奥里维	(121)
19	安多纳德	(129)
20	友情	(139)
21	考验	(143)
22	母亲之死	(149)

- 23 雅葛丽纳 (155)
- 24 走出逆境 (163)
- 25 燃烧的荆棘 (170)
- 26 重逢 (182)
- 27 音乐大师 (185)
- 28 生命之光 (203)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1 莱茵河畔的钟声



·1·

莱茵河水浩浩荡荡，自屋后蜿蜒流过。雨下个不停，敲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缓缓流下。黄昏，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

初生的婴儿小克利斯朵夫在摇篮里扭动着。老人进来时虽然把木靴脱在了门外，走路的时候地板还是格格地响，孩子哼哼唧唧地哭了。母亲鲁意莎从床上探出身子抚慰他，祖父约翰·米希尔摸索着点起灯来。

孩子醒过来，哭了。

“天哪！小家伙真丑！”老人语气很肯定地说。

鲁意莎撅着嘴，好似挨了骂的小姑娘，约翰·米希尔觑着她笑道：“我说的是实话。这又不是你的错，小娃娃都是这样的。”

孩子迷迷糊糊的，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了一会儿，又哭了。她把手臂伸过去，对老人说道：“递给我吧。”

“孩子哭就不该迁就，得让他叫去。”可是他仍旧走过来，

抱过婴儿，嘀咕着。

鲁意莎接过孩子搂在怀里，又惭愧又欢喜地笑了笑：“哦，我的小乖乖，你多难看，多难看，我多疼你！”

约翰·米希尔回到壁炉前面，拨了拨火，郁闷的脸上透着点笑意：“好媳妇，他还会变呢。反正丑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他做个好人。做个正人君子才是最美的事。”

他停了一会儿，很生气地问：“怎么曼希沃还不回来？”

“我想他在戏院里吧。”鲁意莎怯生生地回答，“他要参加预奏会。”

“戏院的门都关了，我才走过。他又扯谎了。”

“噢，别老是埋怨他！也许我听错了，他大概在学生家里上课吧。”

“那也该回来啦。”他踌躇了一会儿，很不好意思地放低了声音，“是不是他又……”

鲁意莎悄悄地哭了。

约翰·米希尔沉痛叹息地说：“我犯了什么错，生下这个酒鬼儿子？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真是受够了！……可是你，你难道不能阻止他吗？该死！这是你的本分啊。要是你能把他留在家里的话……”

鲁意莎哭得更厉害了：“别埋怨我了，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想到这个我就难过死了。”

老人望着她，摇了摇头：“可怜的小媳妇，是我难为了你。”

“那只能怪我。他不该娶我的，他一定在那里后悔呢。”

“后悔什么？”

“您明白得很。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给了他很生气。”

“当时我的确有点伤心。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来就没娶

过一个不懂音乐的媳妇！可是我并没怪你，而现在认识了你，我就很喜欢你。也不用再翻什么旧账，只要老实地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

约翰·米希尔坐在壁炉旁边，鲁意莎坐在床上，都在那里黯然神伤。

鲁意莎从前是个女佣，嫁给约翰·米希尔的儿子曼希沃·克拉夫脱，大家都觉得奇怪，她自己尤其想不到。

克拉夫脱家虽没有什么财产，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莱茵河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约翰·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老人为曼希沃的婚事大受打击，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不料儿子一时糊涂，把他的雄心给毁了。他先是大发雷霆，把曼希沃与鲁意莎咒骂了一顿。但他骨子里是个好人，所以在认清清楚媳妇的品性以后就原谅了她，甚至还对她有些慈父般的温情，虽然这温情常常用嘀咕的方式表现。

没有人懂得曼希沃怎么会结这样一门亲的，曼希沃自己更莫名其妙。鲁意莎身上没有一点儿迷人的地方：个子矮小，没有血色，身体又纤弱，跟曼希沃和约翰·米希尔一比真是好古怪的对照。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脸色鲜红的巨人，威武有力，健食豪饮，喜欢粗声大气地笑着嚷着。

刚结婚，他就对自己所做的事觉得委屈。这一点，他在可怜的鲁意莎面前毫不隐瞒，而她只是诚惶诚恐地向他道歉。他心并不坏，就慨然原谅了她。

但是，在朋友中间，或是在有钱的女学生面前，人们的态度变得傲慢了。于是他沉着脸回家，鲁意莎好不辛酸地马上在



他眼中看出那股怨气。再不然他就呆在酒店里，想去那儿忘掉自己，忘掉对人家的怨恨。

曼希沃陷到泥淖里去了。以他的年纪，正应当发愤用功，尽量培植他中庸的天资，他却任凭自己往下坡路上打滚，让别人把位置占了去。

天色全黑了。鲁意莎的声音把老约翰·米希尔从迷惘中惊醒，他对着炉火想着过去的和眼前的伤心事，想得出了神。

“父亲，时候不早了吧？”鲁意莎恳切地说，“您得回去了，还要走好长一程路呢。”

“我等着曼希沃。”老人回答。

“不，我求您，您还是别留在这儿的好。那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您会生气的，我可不愿意。您还是回去吧，我求您！”

老人叹了口气站起来：“好吧，我走啦。”

他走过去把刺人的胡须在她脑门上轻轻拂了一下，然后捻小了灯走了。

床上，孩子在母亲身边骚动起来。

黑夜里传来圣·马丁教堂的钟声。严肃迟缓的音调，在雨天湿润的空气中荡漾，犹如在苔藓上的脚步。婴儿一声嚎陶没有完就突然静默了。奇妙的音乐，像一股乳汁在他体内缓缓流过，又如黑夜里放出光明，空气柔和而温暖。婴儿的痛苦消散了，开心地笑了。她轻松地叹了口气，伴随着江涛声和钟声溜进了梦乡。

时光慢慢地消逝。几个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周而复始。

生命的钟摆很沉重地在那里移动。所有生物都淹没在这个

缓慢的节奏中间。屋外莱茵河的波涛声和早祷传来的钟声，像是永远在唱歌。

儿童的生命是无限的。孩子在江声和钟声的音乐中长大了。

清晨父母睡着。阳光透过窗帘射了进来，克利斯朵夫仰卧在小床上，望着在天花板上跳舞的光线，真是趣味无穷地娱乐呀。一会儿，他高声笑了。

母亲探出身来问：“笑什么呀，小疯子？”

于是他笑得厉害了，父亲突然气冲冲地咕噜了一声，把他吓了一跳。克利斯朵夫钻进被窝屏着气……

过了一会儿，他又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屋顶上的风向标吱吱呀呀地在那儿打转，水斗在那儿滴滴答答，早祷的钟声响了。成群的麻雀蹲在绕满常春藤的墙上聒噪，一只鸽子在烟囱顶上咯咯地叫。小克利斯朵夫听着这奇妙的声音出神了，轻轻地哼着唱着，不知不觉哼得高昂起来。

惹得父亲生气了，嚷着：“你这驴子老是不肯安静！”

于是他又躲在被窝里，学着驴鸣。这一下可挨了打。

有一天，小克利斯朵夫忍不住了，想到外边去。他听见街上好像有一只猫，还有一条狗，他爬上椅子去开门，连人带椅地摔了下来，结果还挨了一顿打。他老是挨打的！

岁月飞逝，克利斯朵夫渐渐长大了，能自己外出玩耍了。他的家在城的尽头，周围是美丽的田野。

他在田野里尽情玩耍。他折一根树枝，当做一把剑，随手一挥就能变出一队人马，克利斯朵夫是将军。要是树枝柔软的话，便可做一条鞭子，克利斯朵夫骑着马跳过悬崖绝壁。要是那根棒很小，克利斯朵夫就做乐队指挥。

他也是魔术师，大踏步地走在田野里，望着蓝天，挥着手



臂。他命令云彩：“向右边去，向左边去。”他指着花一点，吩咐它们变成金色的四轮车，像童话中所说的一样。他找了一只蟋蟀想叫它变成一匹马，他把棍子轻轻地放在它的背上，嘴里念着咒语。他把一根旧绳子缚在魔术棍上，一本正经地丢在河里，等鱼儿来咬。

黄昏时分，祖父常常带着他一块儿去散步。他们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闻着花香，听着蟋蟀叫，乌鸦斜蹲在路上远远地望着他们。他们一走近，乌鸦就敏捷地飞走了。

老人非常喜欢孙子，有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更使他快乐。他喜欢讲他自己从前的事，或是古今伟人的历史。

那个征服过欧洲的科西嘉人拿破仑离奇的传说，他们俩都十分喜欢。祖父曾经差点儿和拿破仑交战。但他赏识敌人的伟大，他说过几十遍：“要是拿破仑能够生在莱茵河的德国这一边，我宁肯为他牺牲一条手臂。”

当时拿破仑离他的阵地只有四十多公里，他们被派去迎击，可是那一小队人马忽然一阵慌乱，往树林里乱窜，大家一边逃一边喊：“我们上当了！”等到天明，离开战场已不知多远了。

克拉夫脱老人在热烈的叙述中，对大英雄有时不免愤愤地骂几句，原来他是激起了爱国心。他把拿破仑叫做坏蛋、野兽、没有道德的人。

克利斯朵夫仿佛看见那威风凛凛的拿破仑率领着千军万马，驰骋战场，所向无敌。

“还是做个大人物好啊！”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晚上，克利斯朵夫躺在暖和的小床上。父亲拉起提琴来了，尖锐而柔和的声音在夜里哀吟。但最甜美的幸福是母亲过来俯在他的身边，哼着一支老歌。他的心飘然了，睡熟了。蟋蟀

在灶肚里叫。祖父的故事，英雄的面貌，在快乐的夜里飘浮……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英雄才好呢！他将来会是个英雄！……他现在已经了哦！

这小生命中，有的是旺盛的精力、欢乐和骄傲！他有一股永远不倦的热情，对什么都会兴奋。他像在无垠的宇宙中遨游，多幸福！他要拿出全部的热情去追求幸福！





2 童年

老约翰·米希尔少年时脾气暴躁，喜欢打架，一次闹出了乱子，逃出家乡。五十年前，他栖身到这个小城里。他是出色的音乐家，在这个人人都喜欢音乐的地方，他的才华马上被人赏识了。四十岁后，他娶了王府乐队指挥的女儿，接着他承袭了岳父的差事。他结过两次婚，共有十一个儿女，只有一个活着。

在约翰·米希尔的指挥之下，亲王的乐队在莱茵河地区颇有名气。而他那暴躁的脾气，也是遐迩皆知。他容不得乐师们出差错，虽然尽量克制自己，但还是经常发怒。在音乐会中，有时他也会当着亲王的面愤愤地摔他的指挥棍，发疯般地乱跳狂叫，把乐师们臭骂一顿。

年纪越大，脾气也越厉害，终于使他的地位难以维持。一次他大发脾气之后，乐队罢工，他便提出辞呈，人家不挽留，他只得伤心地走了。

从此，他就不知道怎样消磨日子。七十多岁的人还很健壮，

他照旧工作，从早到晚不是教课，就是聊天。他心思巧妙，想出种种方法来消遣：修理乐器，改良乐器。

于是约翰·米希尔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而曼希沃从小极有音乐天赋，提琴的演技很熟练，钢琴也弹得很不错，还能玩别的乐器。老约翰·米希尔对儿子的声名很得意。然而，糟糕的是曼希沃根本没有思想，只知道卖弄那抑扬顿挫的技巧，而不去思考音乐表现的内容。他那糊里糊涂的表现，总带些疯癫，似乎这种古怪劲儿正是天才的证据。

然而不久，大家看出了曼希沃的癫狂主要的来源是杯中物。酗酒不能赐给他所缺少的思想，反而把他仅有的一点儿也丢掉了。结了那门大众认为荒唐，他自己也认为荒唐的亲事以后，他愈来愈没有节制了。他不再用功，深信自己的技巧已经高人一等，结果把那点儿高人一等的本领很快地就丢了。老克拉夫脱的声望，使曼希沃在乐队里还保住提琴师的职位，但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全部丢了。这个打击不仅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而且影响到他的财源。

小克利斯朵夫开始懂事了，那也正是家境最艰难的时候。

那时他已经不是独生子了。当他六岁时，鲁意莎要出门，就得把两个年幼的小弟弟恩斯德和洛陶夫交给克利斯朵夫照顾。

这个任务使克利斯朵夫牺牲不小：他不能再到野外去舒舒服服地玩。可是父母拿他当大人看，他也很得意，便一本正经地尽他的责任。

鲁意莎从来不错过挣钱的机会，遇到人家结婚或是小孩子洗礼的时候，她照旧出去当厨娘，帮着做酒宴。

那天，母亲给克利斯朵夫穿了最干净的衣服，那是人家布施的旧衣衫，由鲁意莎很巧妙地改过了。依着她的吩咐，小克

